



漫谈中西教与学

陈关荣

累积三十多年在中国、二十多年在美国之生活经历，特别是前后四十多年之读书和教学经验、以及在三十多个国家讲学之所见所闻，使我深感中西方文化既有雷同更有差异，现稍作比较，希望对年轻一代学子能有所裨益。

首先讲“尊师重道”。中国文化向来强调尊敬师长，服从教导，甚至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说法。读过金庸小说的同学，都会对中国文化历史的师道尊严有深刻的体会。我的中国学生们在日常生活礼仪上，多年来总是对我毕恭毕敬，常常使我感到大可不必。人与人之间一旦失却平等相处的关系，攀谈时就难以推心置腹，思想和感情的交流便不会深刻彻底，从而学生们从师长身上学习和接受经验及教育的过程就容易流于表面、失之

肤浅。在美国，闲谈时我偶尔会向我的同事和学生们描述中国文化中的师生关系，许多时候他们都表示困惑不解：“如果是这样，学生怎么敢挑战老师？”（“If so, how dare you challenge your teacher?”）十分明显，西方学生们在这种观念上比较开放，甚少约束，还常常有超越师长的欲望。不像令狐冲与师傅比剑，技术上虽能占上风而道义上却不敢取胜。西方人会觉得这种伦理观念十分“愚钝”。一个简单例子是，我的中国学生们多称呼我为“陈教授”，比较相熟和随便一点的便称“陈老师”，而我不少的美国学生则直呼我的英文名字，叫我“Ron”。这不能简单地认为只是一种习惯，因为称谓一出，两人之间的关系和地位的差异马上就体现出来了，接下来谈话和开玩笑的分寸便有很大不同。当然，两种

观念和习惯分别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不能以非黑即白论之。

然后讲“教与学”。中国传统的教学方式是教师讲得多，学生讲得少、甚至不讲或没有机会讲。特别在中小学，上课时学生们都要规规矩矩地坐着，端端正正，不允许讨论交谈。时间长了，学生们都没有随时发问的习惯，总是洗耳恭听，有疑难的话回家去问父母兄姐多于在课堂上问教师。在美国，中小学生们则较经常被教师启发引导去随时提问，甚至发表评论。学生表示不同意老师看法的课堂讨论时有所见。中国学生常会因问错问题而感到不好意思，而美国学生则常会因不提问题而感到自己不够突出。类似如下的话，常会在美国教师们的演讲中听到：“不要害怕问很多问题，因为老师们会很高兴有学生向他们请教。



如果你真的对学习感兴趣，主动提问是很有益处的。”（“Don't be afraid to ask lots of questions because, more often than not, people will be pleased that you have turned to them for advice. If you come across as interested and keen to learn, you will get the help you need.”）

在美国许多幼儿园，有一种典型的课堂活动叫做“展示与讲解”（“Show and Tell”）。上课时，小朋友们轮流上讲台向全班同学展示一样物品，可以是玩具、图画、衣服或礼品，不拘一格，然后要向全班小朋友介绍这件物品，诸如特征用途、来自何处、以及为什么心爱此物之类。每位小朋友在一个学期里会轮流演讲若干次。时长日久，美国的学生们多是能说会道，不但敢于发言而且擅长演讲，特别是懂得介绍自己的成绩和背景，让别人迅速了解自己。这种能力，对日后在大会作 presentation，找工作应付 interview，经商营销做 sale，等等，都很有好处。在美国，教师们会经常以如下的说话来鼓励学生：“埋头苦干不一定能保证成功。即使你本人不是很乐意，但想办法推销你自己的成就很有必要。在这点上，别人是不能代替你的。”（“Hard work alone does not ensure success. Even if it is uncomfortable for you, find

some methods of promoting your own achievements. Do not depend on others to do this for you.”）相比之下，中国学生拥有的这种能力便显得大为逊色。当然，中国学生比较擅长独立思考，钻锲疑难。

还有，中国传统的教学方式是偏重于背诵、记忆、理解和继承。在中国历史上，为前人的著作做诠释的书本就不少，以能读通读透一本好书如诗经、史记之类为骄傲。至于把前人的著作读通读透了之后有什么用处，那就不重要了。记得在国内读硕士课程时，一位教授就说，“读通读透这本教科书的话，你会感到其乐无穷。”而在美国读博士课程时，一位教授却说，“一本书不必读到底。如果阅读中能够受到启发而去解决一个书中没有谈及的问题，你就找到了这本书的价值。”后来经常听到同事说，中国学生善于考试，而美国学生善于做 project。看来这是事实，而且与中西两种不同侧重点的教育方式很有关系。我在中国经常会听到中国学生们在议论谁解难题的手法真高明，而我在美国则经常会听到美国学生们在议论某某人“有很多很棒的想法。”（“Have a lot of good ideas.”）要知道，难题是教师出的，早有答案，做得出来不枉是一次

好的锻炼，然而“good idea”是自己想出来的，前人没有想过，实现了的话有可能是一项发明创造。

80年代在美国一些大学数学系的教师中流传过一则小笑话：“如果你到教室上课时突然说，今天我要给你们一个突击测验（Pop Quiz），那么在你还没有真正告诉学生们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测验之前，你会看到美国学生们已纷纷掏出计算器，准备按键，而中国学生们则摆好笔和纸，准备手算。”

最后，大家从招生一事亦能看出中西方教学要求之差异。在美国，大学招生通常要看学生多方面之表现，除学业成绩外，还要看 Essay 写得如何、有没有其它技能如音乐或体育的特长和社会服务经验以及学校和老师的推荐评语等等。在中国，考试成绩几乎是唯一的标准，有时相差一分，结果就相去十万八千里，这是众所周知的。

言长纸短，以上只能谈及一点片面的个人观感和体会，不妄加深刻评论，仅供同学们参考。

作者介绍：

陈关荣教授是香港城市大学电子工程系讲座教授，IEEE Fellow。